

青海省作家协会 编

建国 50 周年

青海 文学作品 精选

散文卷



青海人民出版社

建国 50 周年青海文学作品精选

(1949—1999)

散文卷

青海省作家协会 编

青海人民出版社

1999. 西宁

建国 50 周年青海文学作品精选

(1949—1999)

散文卷

出版行：青海人民出版社（西宁市同仁路 10 号）
邮政编码 810001 电话 6143426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兰州八一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5.25
字数：36 万
版次：1999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 000

书号：ISBN 7-225-01670-9/I·381

定价：78.00 元（共 4 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中如有缺页、错页及倒装与工厂联系）

编辑委员会

主任委员：冯国寅

副主任委员：角巴东主 程 枫 董生龙

委 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马 丁 井 石 白 渔

冯国寅 陈士濂 角巴东主

宋执群 梅 卓 程 枫

董生龙 察森敖拉

小说卷

主 编：程 枫

编 辑：察森敖拉 井 石 宋执群

陈士濂

散文卷

主 编：董生龙

编 辑：马 丁 葛建中 赵秋玲

诗歌卷

主 编：董生龙

编 辑：马 丁 葛建中 赵秋玲

藏文卷

主 编：角巴东主

走向新世纪的青海文学

(代序)

冯国寅

故纸陈篇，辑选成书，题为《建国 50 周年青海文学作品精选》。这是青海作家献给共和国 50 华诞的一束礼花，亦是推进新世纪高原文学创作的宝贵镜鉴。

高尔基说得好：“读了一本书，就像对生活打开了一扇窗户。”作家从这扇窗眺望或审视着窗外的风云变幻和芸芸众生，读者透过这扇窗户可以看见生活的演变和许多熟悉的陌生人，也可洞见作家的情思、心胸和命运，从中看到自己的喜怒哀乐、发现自己的影子，从而完成精神漫游式的主观畅想，寄托某种在现实中难以实现的愿望。

在世纪之交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回顾半个世纪以来的青海文学创作，我们所面对的无疑是一个丰富多彩的文学景观。这种丰富性最突出的表征就是历经 50 年的起伏跌宕，特别是近 20 余年的奋力开拓，终于形成了一支多民族的创作队伍和多元共生的文学格局。建国以来，青海文学创作艰苦跋涉的实践表明：在某些特殊的历史时段，来自文学外部的力量会急剧扩大或缩小文学创作的言说空间，但是，文学和文艺系统内部的重要因素对于文学潮流的演进则显然起着更加直接的作用。毋庸置疑，中国社会新时期以来急剧变化的现代性转换、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以及社会民主化程度的逐步提高，都有力地促进了文学创作的繁荣发展。当然，这种“促进”作用则主要是

通过社会变革对作家的影响——放开眼界、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等而逐步实现的。就青海的作家群而言，主要表现为：

其一，更新文学观念。保守而陈旧的文学观念主要表现为文学功能的单一、风格的单一和表现手法的单一。在功能方面，我们长期强调文艺作品的宣传教育作用，而忽视其观赏性、娱乐性和审美价值，甚至不惜图解政策和生活，对读者和观众耳提面命；在风格上，现实主义又一统文坛，抑或把现实主义等同于写实主义，丰富多彩的社会交响乐往往被提纯为单管独奏；在表现手法上，直奔主题的性格冲突，过分凝聚的线型结构，壁垒分明的斗争格局，类型化的人物塑造等等，成为几乎不可更移的模式和法则。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作家艺术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它必须随着社会的大变革而创新。当然，创新的出发点是消除我省文学创作中的那些不适应时代变化的旧观念、老模式，而不是贬损和否定传统文化中的宝贵精神财富。

其二，深入生活，深入群众。深入生活是个科学的命题。“深入”是个很高的标准，它既是过程，也是归宿。深入的关键在于与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它的标志在于对时代和生活有深入的把握，在艺术上有深刻的表现。浅尝辄止，浮光掠影，抓不住生活的底蕴，不能叫做深入生活。作家与生活的关系，恰似鱼水的关系。鱼离了水，则只好“索我于枯鱼之肆”。对鱼来说，水不会有太多的感觉。对作家来说，生活永远不会有足够的一天。然而，作家又是一个能动的创造者，有他的生活见解和艺术见解，他必然提炼生活积累，改造生活素材，使之服从艺术表现规律。这就是说，认识生活的时候，自然会考虑如何表现它；而在表现生活时，也相应加深了对生活的认识。因此，坚持深入生活，深入群众，是进行典型化的前提，而典型化是一切艺术创作的核心问题。

其三，在创作过程中应当体现自己的美学追求，不能仅仅满足于再现生活，而必须创造一个奇特的艺术世界。托尔斯泰说得

好：“我是一个艺术家，我的一生都在寻找美。”一个作家如果没有自己的美学追求，他的作品必然缺乏个性，就难以产生有审美生命力的佳作。从生活美到艺术美，包括了作家之所以称为创造性劳动的全部历程，也标示了他们作为作家的社会存在的全部价值。艺术劳动的第一含义就是发掘，发掘出生活中那些可称为“璞”的东西。璞还不是玉，但玉在其中；艺术劳动的第二含义就是要使它成为玉，成为闪光润泽的东西。正如罗丹所说：“所谓大师，就是这样的人：他们用自己的眼睛看别人见过的东西，在别人司空见惯的东西上能够发现出美来。”如果我们的作家缺乏独特的发现和追求，只能在众人皆称为玉的东西上使用刻刀，尽管历尽栉凿之劳，那也是不足道的。

我省的文学创作要迈向更高的层次，一方面需要解决客观环境存在的某些问题，但关键仍在于提高作家群的整体素质，建立与新时代相应的新的群体意识。是的，建立新的群体意识，也许就是繁荣我省文学艺术创作的首要任务。这是由于整个世界的潮流和振兴中华的需要，以及改变我省原有文艺状况所决定的。实际上，当党中央提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中国的文学艺术便开始了它的新的一页，它的标志是：把中国的历史和现状与多样化的世界紧密联系的胸怀和眼光，善于选择和勇于探索的精神。这首先是一种观念的、思维方式的变革，而这种变革对于我省来说，尤为必要和重要。正因为我省过去时代文艺创作的定势、模式过于凝固，因此才束缚住了我们文艺创作的手脚。时代需要我们进行自我超越，建立起开放的、勇于探索和对社会对人民负责的思维方式，而不是向旧有的自我回归。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在繁荣我省文学创作的讨论中，有人把我省创作搞不上去的原因归之于：新时期政治昌明，作家的生活渐渐安逸；把新时期文学中焦灼不安的上下求索精神、新时期文学中“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艺术追求称之为“以花样翻新显示时髦和开明。”在

这种前提下提出的“贴近人民”、“与人民共命运”必然要局限于浅层次的理解，容易产生对新时期文学繁荣的多样化及时代的深刻思索所取得的成就估计不足。如此强大而系统的旧有思维仍然残留在文坛上，单纯地讲“贴近生活”，更使一些人很少注意现实所源于的丰富历史，以致一旦“汹涌的新浪潮”兴起，不是手足无措便是只捕捉到一些泡沫，无法把握住这浪潮兴起与整个大海的关系。

我们更需要的是对文学群体意识的更新呵护，而不是对我省正在形成中的新群体意识指责。不然，我省的文学创作就很难从旧茧之中破壳而出。

这种自觉意识的核心内容，也许可称之为历史意识的强化。这种强化具体表现为：对过去不久的生活内容有历史意蕴的开掘；深入到长期积淀的民族心理结构的历史负荷中去，探求各族人民在创造历史的实践活动中迸发出的富有开拓意义的精神，怎样形成本民族生生不已，绵延久远的生命力；也反省民族精神中因循守旧、落后闭塞的部分，怎样阻碍着人们向新世纪起步腾飞。实际上，历史意识的强化趋向已经在我省一批中青年作家中形成并逐渐深化。正是由于这种趋向在近几年省作协举办的文学院中汇聚成了明确的群体意识，我省才涌现出了今天的一批有分量的长篇小说和其他文学作品，这些作品走进了全国许多重要的出版社和刊物，已经发表或正待发表；我省诗人们，正在用已在全国崭露头角的多彩的“青海风”酝酿着将明确提出创作主张的诗会；我们的中青年评论家，也在对高原民族的历史文化和心理情结的思索中调整着视野。

同时，历史意识的强化会使人们看到，真实的生活决不可能是单色彩、单层次和单音调的，那些被指责着的“空灵”、“永恒”、“淡雅”、“悠远”，其实正是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作用于、反映于文学内容与形式上的产物，它们能在今天的创作中

兴起，说明我们的作家开始真正全面深入地体验、研究人民的生活，认识到生活的复杂性、人民审美情趣的丰富性。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说：“审美趣味的发展总是与生产力的发展携手并进的。同时，不论在这里或那里，审美趣味的状况总是生产力的准确标志。”况且，在多向思维引导下的艺术努力，使得这类作品除个别把握不准的外，都能在空灵处蕴含着厚重，永恒处升华着现实，淡雅中渗透着执著与忠诚。对生活的全面把握，必然会促使文艺形式多样化的探寻。生活流、诗化象征等等看似艺术手法的東西，一旦使作家们认识到，它们兴起在中国社会主义文学中，实际体现着尊重历史、尊重人民的审美情趣的新观念时，相信我省的作家们是会积极地凭借它们去创造出无愧于我们时代的新作品的。

建立起这样的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群体意识，我们的作家才能在变化发展了的生活中深入下去，而不只是在“汹涌的新浪潮”面前做幼稚的欢呼；建立了这种群体意识的作家们会在丰富的大千世界中愈加文思如泉涌。如果没有这种文思源于生活，很难形成对生活深刻的认识。而我们党的文艺工作领导者，如果能尽一切力量保证这种群体意识的形成与扩展，对繁荣我省的文艺创作将会有更大的推动作用。

在迈向 21 世纪的时候，社会生活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我们的文坛艺苑荧屏银幕日益繁荣，文艺创作的道路更加宽广。我们要在“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的指引下，加强理论学习，坚持深入生活，刻苦钻研业务，创作出更多更好的文艺作品，迎接新世纪文化建设的新高潮。

目 录

冯国寅	走向新世纪的青海文学（代序）	（1）
歌 行	呐咚，欢乐的旋风	（1）
	阿丽玛	（8）
	绿色的梦	（17）
钱佩衡	雪莲	（23）
	瀚海精灵	（30）
	大武滩上	（33）
王立道	晤左叶	（37）
	三界报门	（41）
	我的太阳	（44）
李元洛	故乡三叠	（48）
惜 醇	进退之间	（53）
	“美丽的心灵在人间永驻！”	（56）
	“梨花弄笔成今昔”	（61）
白 渔	一线桥	（64）
	君放老师	（66）
朱 奇	昆仑日出	（71）

	藏北一夜	(74)
	锡铁山抒怀	(80)
阎瑶莲	西宁之秋	(86)
	门源日记	(90)
高庆琪	海岛上	(97)
	远行人的足迹	(102)
言 公	昆仑野浴	(109)
李 振	关角春晓	(117)
	潇洒不起来	(122)
王宗仁	“夜夜红”	(125)
	女兵墓	(130)
	帐篷泉	(134)
陈士濂	酒的杂忆	(137)
	私人景点	(141)
冯君莉	青海湖，梦幻般的湖	(145)
裴 林	昆仑变奏曲	(152)
	结识马丽华	(159)
	谁能与我同醉	(165)
邢秀玲	草原上的炊烟	(170)
	瀚海蜃景	(172)
王文泸	央伊草原一日	(175)
	心灵的高度	(181)
王贵如	生命对死亡的悲壮挑战	(188)
格桑多杰	辉煌的诞辰	(193)
卞 奎 魏忠勇	还原一个西海人	(198)
	沉醉高原	(199)

肖 黛	象征的玫瑰·····	(203)
	生与死时的雪·····	(206)
陈元魁	入秋说雨·····	(210)
	西宁夜生活·····	(213)
李晓伟	鹰和狼的联想·····	(219)
李玉真	手·····	(225)
	又进戈壁·····	(228)
韩新华	我们家乡的天池·····	(232)
辛光武	班禅大师的故乡·····	(241)
杜菊花	春雪·····	(250)
	昆仑石·····	(253)
诺日仁青	多情的格尔木·····	(257)
	多杰曼巴·····	(261)
葛元璋	一辈子都年轻·····	(267)
风 马	圆明园酒鬼·····	(271)
	这样或那样的守望者·····	(276)
班 果	归于雪山·····	(279)
	相遇·····	(283)
王 鹏	狗也寂寞·····	(287)
	游历慕田峪·····	(293)
武玉峰	听风阳关·····	(296)
	漂泊者的故土·····	(300)
张 薇	父亲的戈壁滩·····	(305)
	在历史这端眺望·····	(310)
赵秋玲	在雨季深处的两种阅读·····	(315)
	秋天的心事·····	(323)

鲍鹏山	生死·高矮·····	(329)
	老子，颠倒的与扭曲的·····	(333)
刘会彬	环湖杂记·····	(340)
李向宁	草原散记·····	(357)
	西宁人·····	(361)
祁建青	敦煌·····	(365)
	鹰之远去·····	(373)
马 钧	已经消逝的返回之路·····	(381)
	俄罗斯的雪·····	(385)
唐 涓	看海的时候·····	(387)
	花土沟的阳光·····	(390)
刘 水	雪夜·····	(393)
	与李白对酌·····	(396)
王海燕	在神灯照亮过的草原上·····	(400)
	怀念麻雀·····	(404)
闻 采	面向高原·····	(408)
	奥土斯，燃烧的丰碑·····	(410)
滕晓天	西海最俊，牦牛最雄·····	(413)
	草原奇观帐篷城·····	(418)
马梅英	爱的温馨·····	(421)
	难忘打碾场·····	(424)
马海轶	河湟笔记·····	(427)
凌须斌	黄土坝 绿溪谷·····	(433)
周玉永	仲夏的春·····	(440)
杨董翔	擦肩而过·····	(444)
	在微风与天堂之间旅行·····	(447)

朱立新	日月山以西.....	(452)
李 蕾	西部的诱惑.....	(458)
周存云	海的消息.....	(462)
	陶罐.....	(463)
王 浩	格尔木风景.....	(465)
彭 措	老家的春节.....	(468)

歌 行 三篇

作者简介 歌行，1931年上元节生于西宁古城。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历任《青海文艺》、《青海湖》主编、副主编、中国作家协会青海分会副主席、青海省《格萨尔》史诗研究所所长、青海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及髻笔耕，代表作有《土族风情画》、《秋心》、《春天奏鸣曲》等。

呐咚，欢乐的旋风

麦子黄了，阿姑开心地笑了！

希望戴上了金冠，憧憬长硬了翅膀，理想满载着成熟的爱果，飞进每个耕耘者的心里。

看啊！金晶花开得耀人眼，红绣球红得火一般，金浪擂响丰收鼓，笑语欢歌震三川。

呐咚^① 在拖拉机亲吻过的胸膛上开始了。

来啦！吹吹打打地来啦！

来啦！抬着二郎神^② 的轿子来啦！

来啦！跳着假面舞来啦！

来啦！紧挽着情人的花袖袖胳膊来啦！

来啦！来啦！欢乐的旋风，沿着收获的椎子飞起来了！男的，女的，老的，小的，胖的，瘦的……都卷入它欢乐的漩涡中。从下到上，从浅入深，从川地到脑山，从一个庄子，飞旋到另一个庄子……这股强烈的旋风，至少得刮三、四十天，看今秋的样子，还会持续两、三个月。

啊！世界上时间最长的狂欢节！

“年年如此吗？”

“哪能！”年高德劭的阿爹皱起了眉头，“且莫说生活光就是欢乐。可你知道，欢乐，是孕育在多少次痛苦的分娩中啊！只有在年成好的时候，它才会出来赏光。”

“那是怎么回事？”

阿爹低下头，一个劲地磕打着烟斗，一语不发。他显然已陷入遥远的沉思中。

“在这个欢乐的时刻，要挖一挖呐咚的苦根子，真有点不合时宜啊！”他终于打开了话匣子：“什么是呐咚？照我说，那原本是人们偶尔碰到丰收年后，向神灵表示报恩的一种迷信活动罢了。在苦难的旧社会，我们三川地区七灾八难，老天爷从来不给个好脸，成年累月，怒气冲冲，不下一星点雨水，地里的庄稼蔫头耷脑，到秋后，连把枯草也收不拢。没有法子啊！人们就请法拉^③ 插

① 系蒙语“纳达姆”的借词，一般直译为“纳顿”。即戏耍、“浪庙会”之意。实际是民和三川土族人民为庆祝丰收而举行的狂欢盛会。过去宗教气氛较浓。

② 民和土族信奉二郎神，村村设祠立庙，其牌位上写有“护国崇宁真君川蜀大帝威灵显化天尊”等字样。

③ 即巫师。

牌子、筑雷台、作卧柏^①。再穷的人家，也要供奉‘打拉尕’，不知你见过没有？那是把一支木制的羽箭，插在一个装有五色粮食以及制钱、棉花、羊毛、茶叶、布匹等物的木斗中。全家老小，每天早晚，要跪在它面前，祈求年事好转，粮食、钱财似箭一般地飞入家中。还有，每逢农历五月初五到十五之间，全村要选出一百零八个精壮小伙子，在大喇嘛的带领下，背上文家寺的一百零八部《甘珠尔经》，绕山朝拜，祈求神佛赐个好年成，可都是瞎子点灯白折腾。后来，有人从四川灌县著名的二郎庙，请来了木雕的二郎神像，说他是治理都江堰的李冰之子李二郎的化身，神威可大了！能呼风唤雨，治旱灭雹，只要虔心供奉他老人家，准能风调雨顺，年年丰收。于是我们民和三川，村村立庙，虔心许愿：若能保佑秋后丰收，当宰羊杀鸡，挂红披彩，敲锣擂鼓，颂扬功德。说也奇，这年果然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喜得大伙眉开眼笑。他们抬起二郎神雕像的八抬大轿，由这个村子转到那个村子，一路上锣鼓喧天，锦旗招展，鞭炮齐鸣，唢呐呜呜，颂歌声声。沿途村民，伏地跪拜，掌烛烧香，双手合十，三呼神恩。前来捧鸡牵羊、奠酒献供的善男信女，更是络绎不绝。有些妇女，拿不出什么贵重东西，竟异想天开，将一些绸布条、香荷包挂在二郎神的胸膛上，默默祷告，为她们多多赐福。穷苦怕了的人们因盼得丰年，个个手舞足蹈，酒飞声高。真是穷汉得福，欢喜若狂。从七月二十三日起，一直闹腾到九月十五日。在官亭庙外空地上搭的接神帐篷，要到九月底才能撤掉。这，就是呐咚的最初来历。”

“这样的盛会，阿爹在过去一定参加的不少吧！”

“哪能！只碰到三四次，而且一次不如一次。”他长长地吸了

^① 均系旧时土族地区祈求神灵保佑地面平安丰收的宗教乱筵设施。“插牌子”，在山头上设立土堆，插上十字形草把，竖起画有“魍魉为虐魍魉雨”道教符文的柏木牌子；“卧柏”，在三岔路口，埋下写有符文的木桩、狗头和五色粮食等物，上面堆满石头，插有柳条、矛、弓箭等物；“雷台”即村口或住宅门前垒起的祭祀小土台。